

城市文学精品

天
籟

舒勇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食也，性也！”

在商品社会，金钱、性欲一旦成为了第一需要，一切道德、伦理、亲情、人性都不复存在。书中的主人公肖仁是某省城富豪的公子，常自诩“阅尽了人间春色”，为达到玩弄女人的目的，他使用金钱买、美酒醉、春药催等奸诈手段占有了许许多多的女人，尽管如此，他还不满足，竟将自己年少貌美的继母抱上了香床。在股市狂潮中，又偷窃父亲的巨款投身股市，结果血本无归。赌急了眼的肖仁遂起杀父之心，唆使继母毒死了亲生父亲，又绑架服装老板赵宇的儿子勒索三百万元巨款，同时还指使他的另一情妇、空姐丁小芳色情勾引飞行员以便劫机外逃。

为慰劳那帮黑社会的“哥们”，竟将自己的情妇江小玲送给他们享用……

本书塑造了一个个鲜活形象，揭示了大款爷们的糜烂生活；被性虐待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人；被迫卖淫的“花猫”；一丝不挂仰卧在地上被男人当作牌桌的少女；内心复杂的女保安；为金钱卖淫的舞蹈演员；性变态的大款；外表风光、暗地与人偷情的小富婆；荒淫下流的太子爷……书中昭示出商界这个战场上美人、金钱与权力的疯狂较量、挑战与结合，为分毫利益大演“美人戏”、“人质戏”、“诈骗戏”、“暴力戏”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将那隐密的世界生动、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非曲直自有评说。

目 录

第一章..... 1

薄若蝉翼的丝质浴衣里,卓梦云只穿了条艳色裤衩,风韵万般令人垂涎欲滴。她那双杏眼看透了肖仁的心理,于是她伸手脱掉了这位“继子”的外套,解开了衬衫和裤扣……

第二章..... 9

“怎么,熬不住了?”肖仁说,“我那春药是正宗的美国货,再过十五分钟,你才知道厉害!”……

第三章 32

当电灯重新在这间豪华的卧室内投下淡淡的绿紫色光晕时,江小玲从床上坐了起来,苍白的脸颊突然红得像要滴下血来……

第四章 52

孔欣然轻轻推门进去,突然惊呆了,狂吻乱摸的赵经理和女秘书几乎使她失声喊叫起来。她愣在那里,面孔发烧,心咚咚乱跳……

第五章 61

……禽兽不如的继父竟在一天中午把我强奸了。为了母亲,为了上学的弟弟我忍受了,谁知我用屈辱换来

的是他更加肆无忌惮的残暴……

第六章 74

赵宇从窗帘的缝隙中目送着阳光下的孔欣然，一种强烈的感情使他不能自己。他还没遇到过敢于拒绝他的馈赠的女人。正因为遇到了拒绝，他的占有欲陡地高涨了许多。……

第七章 85

“玉夫人”这座地下伊甸园中，充斥着情欲的氛围，聚集着的红男绿女互相搂着抱着抚摸着，旁若无人……

第八章 102

苏文阴阴地笑道：“我们想法将‘美丽雅’的资产转移，再将赵宇除掉，到那时，‘美丽雅’已是一个空架子了，甩给那对孤儿寡母也值不了几个钱……”

第九章 107

肖敦山在这个码头上不知斗过多少强硬的对手，他从来就看不起女人，只当她们是床上的玩物，没料到偏偏这个卓梦云给他来了个意外的回击，令他防不胜防！……

第十章 117

“姓赵的，男人多的是，哪个不比你过瘾！”江小玲骂道，抬起右脚用力一甩，拖鞋飞向了墙角，她对姚大勇努

努嘴。“给我舍过来。”……

第十一章 141

……赵老板吗？你的儿子现在我们手中，如果你在七天之内把三百万现金送到东门外高速公路第十八个路碑下，我们第二天就送回你的孩子。如果你敢报公安局，我们也送回你的孩子，但那只是一具尸体……

第十二章 160

房间用小屏风隔了四个小空间，每个空间里塞了一张床，一个气喘吁吁的胖男人扭头冲孔欣然骂道：“妈的×，要进来就进来……”

第十三章 182

三个袒胸露怀的小伙子正在玩扑克，旁边躺着一个一丝不挂，在烛光下泛着白玉般光晕的女人……

第十四章 203

孔欣然突然出现在众歹徒面前，双手抱在胸前，眼睛斜视着姚大勇：

“现在总该求姐们了吧？”

第十五章 227

周大年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自拔了，现在，一边是崖，一边是坎，不论从哪一边落下去都会粉身碎骨。

第十六章 241

“砰”对面火光一闪，一发子弹打在溶洞左面岩石上，溅起一朵火花，“砰！”又是一声枪响，石头停止了滚动。“打中了。”有人兴奋地说。有人却大声骂道：“他妈的，别打了，是石头！”……

第十七章 256

孔欣然衣服破烂不堪，裸露的皮肤上划满了血痕，赤着双脚，从脚背到大腿全是稀泥和树叶……

第十八章 264

姚大勇翻到高铁身上，双手死死卡住高铁脖子。高铁用尽全身力量，想扳开他的双手，但是力不从心。渐渐地，高铁感到呼吸困难，眼前直冒火星……

第十九章 2

他们谁都明白对方的心思，但谁都不愿先吐出自己心灵深处珍藏着的语言……

第一章

逆子乱伦 将继母抱上香床

薄若蝉翼的丝质浴衣里，卓梦云只穿了条艳色裤衩，风韵万般令人垂涎欲滴。她那双杏眼看透了肖仁的心里，于是她伸手脱掉了这位“继子”的外套，解开了衬衫和裤扣……

肖狄山是省城名闻遐迩的“大款”级人物，刚刚改革开放，头脑敏锐、颇有商业头脑的肖狄山是从外贸公司退职出来，利用多年的老关系，办起了新业物资公司，经营生产资料，没几年就成了有名的“肖百万”，如今他早已是千万级的人物，虽年已过六旬，仍宝刀不老，广泛涉猎房地产业、娱乐业等，成为新业股份（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更是一跺足八方抖的商界名流，他准备向亿万富翁“冲刺”。其公子肖仁，按理说本该子承父业，帮助父亲打理公司业务，但奇怪的是，他反而进了国营的市外贸公司，当上了小小的科长，单独住在劝学巷的一套商品房内，并不与父亲在花园别墅同住，其中缘委无人知晓。

肖仁睁开酸涩的眼皮，醒过来时，已是早晨七点多钟。旭日的阳光从卧室的窗帘缝钻进来，洒在地上。

斑驳的阳光格外刺眼。一股浓烈的酒味从喉咙涌上来，胃部一阵胀疼难受，昏昏沉沉的脑袋里还剩余着昨夜的片断。

肖仁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他想努力回忆昨夜的情形，想起来了，那是一张年轻女人的漂亮脸蛋，妩媚而风骚，秋波盈盈。嗯，好熟悉的女人，是谁呢？

肖仁坐在床上穿好衣服，仍然回忆着梦中那个女人的倩影。他接触过的女人太多太多，孔欣然，江小玲，丁小芳，琳子？一连串的女人在肖仁的眼前闪现，但都不是，奇怪，他从洗手间出来，系着领带时，仍然一无所获。

在收拾床毯时，无意中他发现了枕头下的粉红色手绢。他拿出来一看，立刻闻到一缕淡淡的茉莉花香水味。

啊？！是她！

他认出这条手绢是卓梦云的。

肖仁像被人敲了一棒，大脑轰地一声。这么说，是梦云来过？他捏着还散发着酒味的粉色手绢，明白梦里的漂亮女人就是卓梦云。

他紧张起来，一屁股坐在床上，眼睛慢慢地打量起房间来。酒瓶、碎玻璃碴、扔在地上的书，这些显然告诉他，昨晚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对，一定是她把我扶上了床，用手绢替我擦干净身上的酒液，难道她亲手脱我身上的衣服？我几乎全身赤裸……

肖仁顺着思路想下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天啦！当时我难道和她做那种事了？！不，我醉得不省人事，我没有！我怎么会和父亲的女人上床？！

理智越是否定他的怀疑、担忧，他越是感到惊恐后怕。他努力地想从浑浊的记忆里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什么也记不起来。在喝得大醉飘飘然的时候，曾经和那些风骚的女人上床已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所以，他认为昨晚自己很有可能把父亲的女人抱上了床……

肖仁现在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遭万人指责唾骂的罪犯，恨不得立即钻进地缝，永不见人！他双手捂着自己的脑袋，感到无地自容，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剥光衣服，羞愧难堪。

怎么办？！

我现在该怎么办？立即跑在父亲面前，请求他的原谅和宽恕？可父亲又会怎样处理这事？打我骂我一顿，将我赶出肖家，从此断绝父子关系？肖仁抓扯着自己的头发，惶惶不安。

“嘟，嘟……”电话铃一声紧似一声，肖仁心也一阵紧似一阵，会不会是父亲兴师问罪来了。他立刻又否定了自己的答案。父亲的脾气他知道，他若是知道了昨晚的事，早就破门而入。想到这里，肖仁犹豫地拿起了听筒。

卓梦云在对付男人方面，还从没有吃过败仗。从十七岁那年的主任医师开始，到最后的肖狄山，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当官的还是经商的，他们都一样败在她的脚下，沉溺在她那迷人的酒窝里。当然，她也由一个寒酸的护士小姐，变成了一个被名牌时装，昂贵首饰包裹的小富婆。

昨晚只是对付肖仁的第一步。

卓梦云象个老练的猎人，而肖仁已成了她近在咫尺的猎物。

“怎么？阿仁，难道你想我把昨晚的事告诉你父亲？”卓梦云在电话中愠怒地怪责。

“你，怎么真的没给父亲讲吗……”肖仁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他抑制不住惊喜，“卓姨，对不起，我……昨晚……”他连声音也有些哽塞，恨不得立刻跪在她面前叩头感恩。

只要她不让父亲知道，他想，永远不说出去，我跪着叫她一千声一万声姑奶奶都可以！

“你马上到‘渡假村’来！”

“好好，卓姨你一个人？”

“当然，难道你想你父亲也来？真是个小傻瓜呀。”

“我马上就到。”肖仁挂上电话，满腹阴云烟消云散。他理好领带，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了自己独住的房子。他觉得奇怪的是，卓梦云在电话里的声音，似乎有点说不清楚的暧昧味道。只要不告诉父亲，嘛，一切都会轻易搁平的！女人嘛，他不屑地暗忖，大不了花一笔钱，保管她能够破涕为笑。

肖仁的轿车一刻钟后到了渡假村门口，座位上的“大哥大”响了，他拿起来，“喂？哪位？”

“是我，阿仁。”卓梦云告诉他，“一直往南开，靠近海滩椰林的最后一幢白色小楼，我的车停在楼下，你不会不认识吧？”

“认得，红色的‘丰田’跑车。”肖仁关掉“大哥大”，一打方向盘，轿车吱嘎一声转南而去。

很快，肖仁把车挨着那辆醒目的“丰田”泊好，推门下车，走进了这幢专供游人渡假幽会的漂亮小楼。

渡假村距海滨浴场不远，数十幢造型别致的小楼与椰林相映其中，为来此旅游观光或者游泳的人提供住宿方便。尽管现在是秋季十月，浴场生意清淡，但每幢豪华小楼仍然被那些外国客人住满。

海滨风光绮丽，环境幽静，自然也是一个谈情说爱的好去处。

肖仁推开虚掩的房门，走进了布置优雅的房间，卓梦云没在，他正吃惊地环视着房间时，浴室里传来一声娇媚万千的声音：“阿仁，你先坐一会儿，茶几上有酒，我马上就洗好。”

肖仁“哦？”了一声，只好暂时坐下来。

屋里的窗帘拉上了，只亮着一盏橙黄色落地灯，柔和的灯光像薄雾一样笼罩着屋子空间，增添了一种温馨的氛围。

肖仁顿时明白，卓梦云约他来此并不是兴师问罪的。莫非她是想与我……他端着酒杯，揣测着浴室里那个正在淋浴的女人的企图。

这时，卓梦云披着浴衣出来了。

肖仁抬起着，看见的是一位身材丰腴、性感迷人的出浴天仙。薄若蝉翼的丝质浴衣里，卓梦云只穿了一条艳色裤衩，风韵万般地令人垂涎欲滴。

“卓姨，你……”肖仁感到自己血液奔涌。“我昨晚……喝醉了，对不起你。”他的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天啦！这个美妞，我可是第一见到这么让人入迷的女人，莫不是维纳斯复活

再世吧！

“哦，”卓梦云像象征性地把浴衣往胸前扯了扯，“我洗浴之后习惯不穿内衣。”她轻轻地说着，挨着他坐在了沙发上，也端起了酒杯。

肖仁闻到一股梦幻般香水味，直沁心肺。他的心潮掀起一阵浪涛，“对不起……昨晚上我……”他口干舌燥，语无伦次，使劲地克制着自己。

“别紧张，阿仁，”她碰碰他的酒杯，眼里闪出一束撩人心扉的光亮，莺声娇嗔，“阿仁，在这样美好的气氛中，我不想听你再提昨晚的事，难道你忍心再让我难受吗？”

“可是，卓姨，昨晚……”

卓梦云伸出小手按在他的嘴唇上，“阿仁，别这么叫我。你知道我其实比你小三岁呢。”

“我求求你，千万别告诉父亲，”肖仁恳求道，“他年岁已高，我害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呀！”

“我喜欢你的孝顺，”卓梦云吮了一口醇香的酒液，“可你用什么谢我？”

肖仁立即明白了她的暗示。

这个骚货，这个不安份的女人！你难道不怕被父亲知道，将你劈成八块喂鲨鱼么？

肖仁在心里骂着，可是，他的视线却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无法从她的身上挪开。

卓梦云那双杏眼看透了他的心思。她放下酒杯，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伸手脱掉了他的外套，解开了衬衫和裤扣。

肖仁的理智和道德被汹涌的情感之浪冲垮了，他的心里响着最后的一句话，“肖仁，你这畜牲，她可是你父亲的女人哪！”遗憾的是，这声音渐渐低弱下去，随着理智的崩溃而消逝了。在两人倒向沙发的一瞬间，肖仁已经飘飘欲仙，晕眩难耐。

“你真的不会告诉我父亲，”肖仁在作最后的抵抗，“要是被父亲知道，怎么办？”

卓梦云断断续续地回答：“别担心，啊，我的宝贝，他永远也不会发现，快！阿仁，我要你！……”

“他是一个老练的花花公子！”她想，“妈呀，他怎么在家里装得那么逼真？老实规矩，彬彬有礼，懂事孝顺！”

卓梦云记不得是哪位名人说过，“认识男人，只有在床上和赌桌上才能有完整的结果！”今天，她和他初次交锋，就知道自己以前对他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终于，卓梦云趋于平静，她穿好衣服，坐在沙发上。望着端着酒杯的肖仁，猛然觉得这个英俊的男人象迷一样……

两人对对方都心知肚明，挡在两人之间的肖狄山的危险已被解除。

卓梦云端起酒杯，轻轻一碰，动情地说，“我爱你，我孤独寂寞，紧锁深宅大院，度日如年，我才二十四岁，正是一个女人灿烂的季节，我不甘心陪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打发岁月，阿仁，你我是同病相怜，你带我远走高飞吧！”

“云儿，”肖仁第一次使用这种亲昵的称呼，“我当然愿意和你在一起，相亲相爱，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是舍不得现在的地位、前途？”

“不，毕竟从某种角度讲，你是我的‘妈妈’，如果现在敞开了，你我如何向人交代？”肖仁又扯回到父亲头上。

“阿仁，你……”卓梦云知道他在敷衍自己，“我并不爱你父亲！你和我已坐上一条船，无法回头了。”

“我向你发誓，云儿，只要时机成熟，我一定娶你！”

第二章

舞压群芳 痴情女勾负心汉

“怎么，熬不住了？”肖仁说，“我那春药是正宗的美国货，再过十五分钟，你才知道厉害！”……

孔欣然在舞厅门外伫立了一会儿。

岷江宾馆有省城最豪华的舞厅。

一扇半开的茶色玻璃门内闪烁着七彩灯光，使人想起人生的变幻莫测。汹涌澎湃的迪斯科旋律从门洞内涌出，肆无忌惮地冲击着浅蓝色的窗帘，使人感到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挣扎、呻吟。

她一咬牙进了舞厅。

灯光很暗，旋转的彩灯任意揉抹着人生，香水味、烟味扑鼻而来。一瞬间，她觉得头有些晕眩，就闭了闭眼睛。当她睁开眼睛时，她首先看见的是一对对搂得很紧的红男绿女，听见的是“痴痴”的娇笑声。

略一踌躇，孔欣然毅然向无人的阴暗角落走去，在高靠背椅上坐下。

鼓声骤然插响，急促、猛烈，如同爆炸。灯光一暗，乐曲响起，拉管、电子管、小号、架子鼓凝成一团，奏出一股波涛，在令人目眩的舞厅里横冲直撞，使一颗颗心激动起来。

一位身材顾长的年轻姑娘上场了，扭腰、甩臀，双肩发被乐曲的瀑布冲击得纷纷扬扬，她的青春的骚动、渴求、希冀、苦闷全在健美的四肢、身躯的动作中发泄出来了。紧接着又一个年轻姑娘上场了……。转眼间，舞池里不知从哪儿钻出那样多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年轻的，人头七高八矮地直往场上窜，活象一群溺水的人。

孔欣然的目光在舞池里缓缓逡巡，其节奏和急促的乐曲很不相称，好象是在寻找什么人，其实是漫无目的的。她只是想来坐坐，毫无跳舞的兴趣。她已经整整一年没来过这里了。一年前，她来这里跳过一次舞——和他……

孔欣然的心一阵痉挛，嘴唇骤然张大，仿佛因为呼吸困难。因为她在众多的舞迷中突然发现了她。

他依然那样年轻，依然那样潇洒，脸上依然挂着矜持的微笑，双手插在鄂鱼牌西服口袋里，很有分寸地扭动，边扭边和面对的少女谈着什么。少女大约十七、八岁，年轻活泼，正值豆蔻年华，穿着把浑身曲条勾勒得清清楚楚的短袖紧身衫和粉红色牛仔褲，身体上每一条象征女性美的线条都在兴奋地隆起，她脸上的表情和舞姿都那么纯真可爱，边跳边痴痴地娇笑不已，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对方的小白脸，目光里充满了崇敬……

“又一个牺牲品！”孔欣然想。

她眼前闪现出那幕终身难忘的情景：

……豪华的客厅，油绿色的落地窗帘低垂着，顽强地把路灯的光芒阻碍在窗外。室内没开灯，电视机荧光屏上微弱的灯光均匀地洒在客厅里，使一切都朦朦胧胧的，墙角的组合音响正播放着一支哀怨而舒缓的歌：

你不必再求我，
你不必埋怨我，
你又再一次背叛我，
背叛我又何必埋怨我，
我不会相信花言巧语，
这一次我已经下决心，
不会再与你合合离离，
不能无止尽的原谅你，
这感情又何必再要求延续？……

他和她紧紧地搂在一起，脸贴着脸，轻轻地摇着摇着。

夜好静。

忽然他停止了摇动，偏过头来，把嘴唇轻轻压在她的朱唇上。一刹时，她有些慌乱，头往后仰，想挣脱身子，但身子被他的手臂箍得紧紧的，动弹不得。接着，她感到他的一只手已压在她胸脯上，一种触电 麻酥酥的感觉迅速传遍了全身，她的头一阵昏眩，四肢发软，情不自禁地，她开始回吻她。开始嘴唇碰着嘴唇，然后舌尖绕到了一起。最后，她觉得双脚离开了地面，她感到而不是看见他走进了卧室，他一把掀开床罩，轻轻